



文学经典

彩色图文经典

人与自然的心灵经典
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

瓦尔登湖

WALDEN

[美] 亨利·大卫·梭罗 著
穆紫 译

一本安静、寂寞、孤独的书。
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心灵。
心静下来，才能阅读，才会思考。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瓦尔登湖

WALDEN

[美] 亨利·大卫·梭罗 著
穆紫 译

一本安静、寂寞、孤独的书。
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心灵。
心静下来，才能阅读，才会思考。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 / [美] 亨利·大卫·梭罗著; 穆紫译.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430-4147-9

I.瓦… II.①亨… ②穆… III.游记—作品集—美国—
近代 IV.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7770号

书 名: 瓦尔登湖

编 著: [美] 亨利·大卫·梭罗 著 穆紫 译

责任编辑: 廖国放

封面设计: 晨旭光华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uhanpress@126.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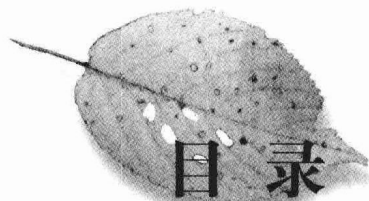
印 张: 16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俭朴生活/1

所有的改变都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奇迹，而每一刹那发生的事情都可以是奇迹。

补充诗篇/59

这种美德，就像容许这无节制的勇敢大度的行为，还有那英雄的美德愿时间冲逝这美德留下的所有名字。

我生活在何处，我为何而生/62

时间只不过是垂钓的溪流。我饮用它，与此同时，我看到了沙底，发现它是那么浅。细细的水流悄然流逝，而永恒依然如故。

翻阅书卷/77

书籍本身就是为我们而存在，它给我们说明了许多奇迹，而且为我们揭示了新的奇迹。我们如今无法言表的也许会在别处找到表达。

声音/87

所有的声音，从足够远的地方听起来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给遥远的山脊涂上一抹碧色，赏心悦目。

独居林中/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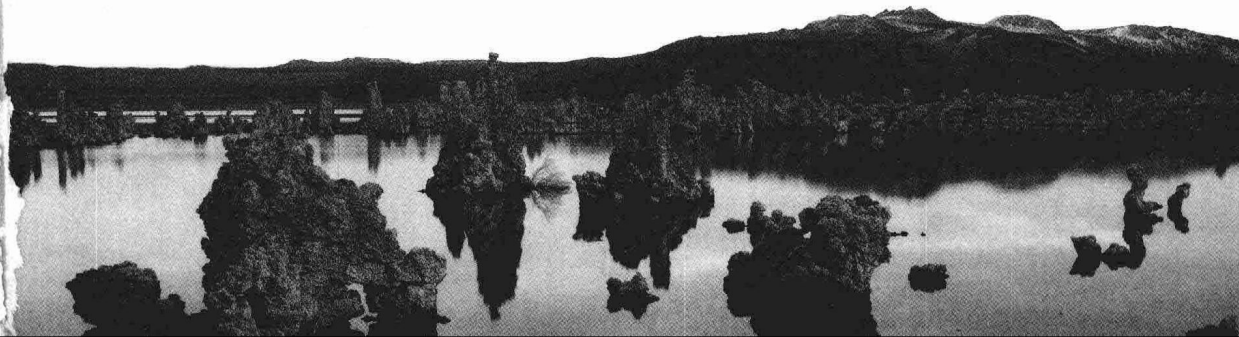
有时我会感到在大自然的万事万物中，人们都能寻觅到最甜美、最温馨、最纯洁、最鼓舞人心的伙伴。

访客/111

我远远引退到孤独的巨大海洋，尽管也有许多世上的河流向这里涌来。

青青豆田/124

当我的锄头敲打在石头上，便有叮叮当当的音乐之声在树林间、天空下回荡，陪伴着我的劳作。



目录

Contents

乡 村/136

不论何时在林中迷路，都是一种惊奇、难忘而又宝贵的经历

湖 泊/141

比起我们的生命，湖水多么美丽！比起我们的性格，湖水多么清澈！

贝克农庄/160

记住你青年时代的创造力。黎明前就动身，不要有所羁绊，尽情去探险吧

更高的法则/167

我日常生活中的真正收获，是一些像晨曦和暮霭一样朦胧。

与兽为邻/177

我猜想专写动物寓言的皮尔贝们很善于利用动物，在他们笔下，动物们肩负重担，它们承载着人类的某些思想。

乔迁之喜/188

地面已完全被雪覆盖了，我突然间置身于一派冬景之中。

从前的住户和冬天的访客/203

虽然这条路只是一条通往邻村的便捷小径，或者是伐木者走的小道，但它当时的复杂与变化给游客带来了比现在更多的乐趣。

春/229

四季转换，每个季节对人们来说各有巧妙之处。春天的到来就像开天辟地，宇宙初生，再现黄金时代一样——

结束语/ 242

虽然时光流逝，但黎明却始终不会到来，唯有我们觉醒之际，天空才会破晓。破晓的，不仅是黎明。太阳，只是一颗晨星而已。





俭朴生活

所有的改变都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奇迹，而每一刹那发生的事情都可以是奇迹。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凝练成自己理解的事实后，我敢说，众人终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致读者

当我写下这些文章，或者说是这堆文字时，我正独自居住在一个小木屋里。这间小木屋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的一片森林里，是我亲手搭建的，方圆1英里内没有任何邻居。我凭借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在这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再次成为文明生活的旅行者。

如果不是镇上的市民对我的生活方式百般探询，我是不会拿出自己的私事来烦请读者关注的。有些人认为这种探询很无礼，但是我并不这样想，考虑到种种境况，我反倒觉得这样做也是合情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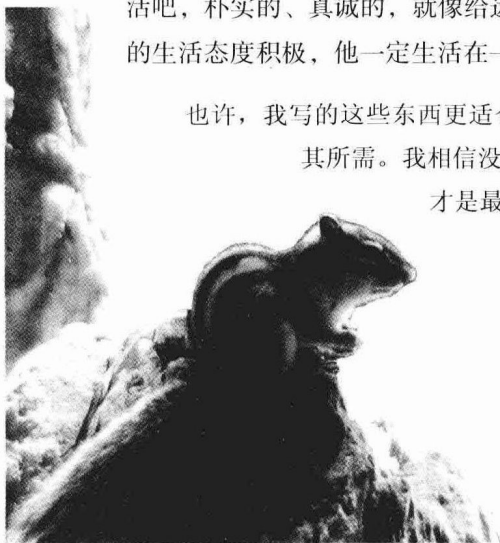
有一些人问我吃什么，是否孤独，是否害怕等等。还有一些人对我将所有收入的多少捐赠给了慈善机构感兴趣；还有一些家中人口众多的人，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贫儿。

因此，在本书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恳请那些对我没有特别兴趣的读者见谅。大部分书都尽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称“我”，而本书却保留了，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毕竟，无论哪一本书，都会用第一人称交谈，但是我们却常常遗忘了这一点。如果我对任何人都了如指掌，我就不会过多地谈论自己了。不幸的是，我阅历尚浅，只能局限于这个主题。

而且，我也希望每一位作家，不要只写道听途说的他人生活，写一些自己的生活吧，朴实的、真诚的，就像给远在他乡的亲人写的信一样；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积极，他一定生活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也许，我写的这些东西更适合贫寒的学生。至于其他读者，或许会择其所需。我相信没有人会去削足适履，毕竟只有适合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苦役之乐

我愿意谈及的这些事，与中国和三维治岛的居民并无太大关联，而与你们这些读者——据说是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关联很大。这些事涉及你们

的处境，特别是你们在这个世界、这座城镇的外在境况和环境。你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有必要过得如此糟糕吗？是否还有改善的可能？

我去过康科德的很多地方，无论是在商店、办公室，还是在野外，我看到居民们都在用上千种惊人的方式进行苦修。

我曾经听说婆罗门的教徒无遮无掩地坐在大火之中凝视太阳；或倒挂于烈焰上方；或扭转脸庞仰视天空，“直到脖子已经无法恢复原状时。脖子扭曲了，除了流质食品，再无他物能进入他们的腹中了。”或把自己拴在树底下一辈子；或像毛虫一样，用自己的身体丈量广袤的土地；或独脚站立在一根柱子的顶端——然而，我们的日常所见，并不比此类有意为之的苦修更难以置信，更叫人心惊肉跳。

与我邻居所做的事比起来，赫拉克勒斯从事的12个苦役简直不值一提。因为赫拉克勒斯只有12件事，终会有完结的时候，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邻居们屠杀或捕获任何怪物，也没有见过他们完成过任何差事。他们也没有依俄拉斯这样的朋友，用烧红的烙铁把九头怪蛇的脑袋从根部除掉。不然的话，打碎一个头，它就会冒出两个。

我看到镇上的年轻人，要继承农场、屋舍、谷仓、牲畜，还有农具，这就是他们的不幸——因为得到这些东西简直易如反掌。与其这样，还不如生活在野地里，由狼喂养。那样他们还能清楚地看到自己辛勤耕耘的是一片怎样的土地。

是谁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仆？一杯泥土足矣，为何却要让他们贪食六十英亩的土地？为什么他们刚刚出世，就要开始为自己挖掘坟墓？他们必须过属于人类的日子，在前面推动一切，尽力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曾经见过多少可怜的不朽灵魂啊！他们几乎被这些重负压垮，窒息得要死。他们艰难地爬行在人生之路上，推着一个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大谷仓——奥吉亚斯王那从未打扫过的牛棚以及上百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防护林！

那些没有继承财产的人，当然不会为这些负担所累，却也不免要为养活那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而拼命劳作。

可是人们是在错误之下劳作啊。人类的精华很快就会被耕入泥土，化为肥料了。正如古老的书中所写的那样，一种似是而非，



通称是“必然”的宿命支配着人们：他们聚集财富，而蛀虫和霉锈将它们腐蚀，盗贼会把它们全部偷走。这是愚蠢的一生，如果他们以前不曾理解，但是到了临死之时终会明白的。传说，杜卡利兹和彼尔从头顶向身后抛石头，创造了人类：

“以后，人们的心变得僵硬起来，忍受苦难，
这说明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石头做成的。”

或者，罗利以醒目的方式将其诗韵化地表达出来：

“自此，我们心肠坚硬，忍苦受累，
足可证，我们的身躯本是顽石。”

向脑后扔石头，也不看它们落在哪里，对错误的神谕真是太盲目、太唯命是从了。

即使是在相对自由的国家，大多数人，由于无知和过错，都分担着人为的忧虑和生活中纷繁冗杂的粗活，无暇采集生命中精美的果实。他们的手指也由于劳累过度，变得粗糙而颤抖，无法采撷这些果实了。

确实，操劳的人终日难得一时闲暇，根本无法让自己渐臻完美；他无法与他人维持最为坚定的关系；他的劳作也会在市场上惨遭贬值。

除了做机器，他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他如何能很好地记住自己的无知呢？无知是他的成长所需要的，而他也需要经常地运用自己的知识。

在评判他之前，有时我们也要让他吃饱穿暖，用兴奋剂让他恢复活力。我们天性中最优秀的品质，犹如果实上的粉霜，只有最细心的呵护才能将其保存完好。然而，我们待人待己，就不会如此体贴。

我们都了解，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很潦倒的，感觉生活艰辛，有时简直可以说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根本不会怀疑，在这本书的读者当中，有的买不起必须的食品，买不起衣服和鞋子——它们很容易就破了，或早已经破了。你们好不容易从债



主那里借得、偷得或抢得一丝闲暇，才得以翻到本页文字。

显而易见，你们许多人的生活简直卑如蝼蚁，因为切身的体验磨砺了我的辨别力；你们想做点生意来偿还债务，却总是捉襟见肘——一个非常古老的泥沼，拉丁语称之为，“他人的铜钱”之意，因为他们有一些货币是用黄铜铸成的，并且要在他人的铜钱中生、死，并在他人的铜钱中被埋葬；总是答应明天就把债务偿还，可是直到今天死去了，也没有还。

你们百般讨好，曲意逢迎，方法用尽，为的只是不要身陷囹圄；你们撒谎，奉承，表决，或唯唯诺诺，或趾高气扬，为的是说服邻居允许你们给他做鞋做帽做衣服，给他打点车马和进货。

你或许把钱藏在一个老箱子里，或许塞进石灰墙后面的袜子里，或更安全起见，干脆放进银行的砖屋子里。不管藏在哪个地方，或多或少，你毕竟积攒了一些钱财，也许是为了防病备用，没想到反倒把自己折腾病了。

有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几乎想说：我们竟然如此轻率，实行了罪恶昭彰的、从国外引进了所谓的奴隶制度，有那么多刁钻野蛮的奴隶主，奴役了南北方。

有一个南方的监工会令你很辛苦；有一个北方的监工会让你更凄惨；而最让人不堪忍受的是你做了自己的监工。人的神圣简直无从谈起！



看看马路上的车夫，起早贪黑地赶往市场，难道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他的体内涌动？给马儿们饲草饮水是他的最高职责！与运输业的赢利比起来，他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不就是为有钱的大老爷赶马驾车吗？

他谈得上什么神圣，什么不朽？看他如何畏葸不前，如何惶惶终日，既谈不上不朽，更无神圣可言，不过是自己思想的奴隶和囚徒，不过是自己辛劳换来的一个名声。比起我们对自己的私人评定，公众的看法不过是一个软弱的暴君。如何看待自己，这决定了，或者说暗示了一个人的命运。

即使是在满富幻想与想象的西印度州省，威尔伯福斯又能为人们带来什么样的自我解放呢？再想一想这片大地上的女士们，一心编织着临终时梳洗用的软垫，却流露不出对自身命运的丝毫关心！仿佛蹉跎岁月对永恒并无损伤。

众人熙攘，寂寞而绝望地活着。所谓听天由命，正是对绝望的肯定。从绝望的城市走入绝望的乡村，你不得不用鼠辈的勇毅自嘲。典型却不由自主的绝望，甚至隐藏在人类那所谓的游戏与娱乐之中。其实并无游戏可言，因为游戏是紧跟在工作



之后的。然而，不做绝望之事是智慧的一个特点。

经验之论

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生命的要义是什么？生存的手段又是什么？当我们用教义问答式的语言思考这些时，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人类之所以有意去选择这种普通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与别的方式相比，他们更中意这种。

他们也诚恳地认为再无其他选择了。而清醒健康的人都会记得太阳每天都会朝升夕落。抛弃我们的偏见吧，任何时候都还来得及。无论多么古老的思想与行为，如果未经验证，都不可轻信。今天，人人都附和或默认的真理，或许到了明天就会变成谬误，曾经让人们相信，能在他们的田地洒下甘霖的一团祥云，只不过是一场云烟。

老人们说不可行的事，你试过之后却发现可行。老人有老人的招数，新人有新人的办法。老人不懂得要续添柴薪，让火燃烧不熄；而新人却在水壶下加了一把干柴，他们还可以绕着地球旋转呢，快如飞鸟，真是像谚语说的，能“把老人气死了”。

年长者未必比年轻人出色，甚至还不及他们，没有资格对其予以指导，因为他们获益的远远不及失去的。我们大可怀疑，那最明智的人，活了一世，又能学到多少绝对有价值的东西呢？

事实上，老人并不能给年轻人什么金玉良言，他们自己的经验偏狭局促，他们的一生曾经充满惨痛的失败，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失败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也许他们依然保留着某种信仰，掩饰着他们的经历，只是他们已不再年轻。

我住在这个星球上已逾30年，还未从长辈那里听到过一句所谓有价值的、堪称热忱的忠告。他们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也许是根本无法告诉我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这就是生活，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没有体验过的实验。长辈们都体验过了，可是对我无益可言。如果得到了任何我认为有益的经验，我敢确定，那是我的长辈们未曾提起的。

一个农夫告诉我：“人不能只吃蔬菜，蔬菜不能为你的骨骼发育提供养料。”所以每天他都要虔诚地抽出一部分时间，为他的骨骼系统地提供养分。他跟在耕牛的后边，边走边说。让这只用蔬菜塑造了骨骼的耕牛拖着他和耕犁不顾一切地冲破一切障碍。某些东西，在特定的场合，的确是生活的必需资料，例如在孤立无援、病魔缠身时；而在另一些场合却成了奢侈品；再换一种场合，又变为一种全然不为人知的东西。

人生的所有境遇，巅峰也好，低谷也罢，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都已被他们的祖先游遍，该关注的也都被关注了。

按照伊夫林所说的，“睿智的所罗门曾明文规定了树与树之间的距离；罗马长官曾经确定你可以多长时间去一次邻家的地上拣拾落下的橡子而不算过失，也规定了其中的多少份额应该分属邻居。”

希波克拉底甚至传下了修理指甲的方法——指甲要与手指同长，既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这些东西沉闷枯燥，足以把生命的变幻与乐趣消耗殆尽，而毋庸置疑，它们同亚当一样久远。

但是人的才能从未有一个确定的衡量标准，我们也不能根据先例来判断他的能力，因为以前的尝试验证太少了。不管你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失败，“我的孩子，别伤感，谁能指派你去做未曾做过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采用上千种简洁的方法对生命进行测定，例如：同是一个太阳，它催熟了豆荚，同时也照射着与我们相同的一个星系。要能记住这一点，我就能避免若干错误。

可为它们锄地时并没想到这些。星星是何等奇妙的三角之顶点啊！浩渺变幻的宇宙，有多少遥远而不同的生命，在同一时刻思索着同一问题！

自然与人生，一如我们的几个体制，变化无穷，谁能预知他人的前程？还有什么比我们瞬间洞悉彼此的眼神更伟大的奇迹呢？

我们应该在1小时内体验世界的整个历程，
唉，历程中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





话！——我不知道读哪个人的经历，会比这更令人惊叹，使人增长见闻的。

被我的邻居称为好的，一大部分在我的灵魂深处却认为是坏的，如果我有什麼可以悔恨的话，那极有可能是我的良好言行。我是中了什麼邪，这么循规蹈矩？老人啊，你尽可能地去说那些最具智慧的言语吧——你已经活到70岁了，不能不算一种光荣了——而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

拒的声音，要我背弃你的一切。新一代抛弃了前一代的业绩，如同抛弃一条被搁浅的船。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泰然地相信比自己相信的更多的东西。当我把心思真诚地放在其他地方时，我们就不会对自己计较太多了。大自然能适应我们的长处，同样也能包容我们的短处。

有一些人的烦恼忧虑始终不断，几乎成了不治之症。我们生性喜欢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然而还有多少工作我们未曾完成！或许，倘若我们病倒了，又该如何？

我们是怎样提心吊胆！如果可以，我们决不依靠信念生活；白天战战兢兢，夜晚不情愿地祈祷，然后再把自己交给无常的运数。

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认真而彻底，敬畏自己的生命，拒绝任何可能的改变。我们说，这是唯一的方式；而事实上，经过圆心能画出多少直径，就有多少生活方式。

所有的改变都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奇迹，而每一刹那发生的事情都可以是奇迹。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凝练成自己理解的事实后，我敢说，众人终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生活必需品

让我们考虑一下，我曾提到的那些烦恼与忧虑大部分是些什么东西呢，有多少一定要我们去烦心，或者至少说是去关心的。

尽管在表面的文明中生活，如果能过上原始而荒蛮的生活，也未尝不是好事，哪怕只是为了了解生活的必需品大概有哪些以及怎样获取它们；甚至翻看一下店主古老的账簿，看看人们在店里最常买的是什么，他们储存些什么，就是看看那些最零碎的杂货是什么。

尽管时代变迁，可是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或许就像我们与老祖先的骨骼没有多大差别一样。

所谓生活必需品，在我看来，是指任何凭借人力所能获取的东西：从一开始，或经长久使用后，而变得对人类生活异常重要的东西，野蛮人也好、穷人也好、哲人也好，几乎没有人尝试着去摆脱它。对许多生物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

大草原上的野牛，如果不去找寻森林或高山的遮蔽，只需几寸可口的青草和一方可饮用的清水即可。野兽的需求，不过是食物和居所。

而在这种气候中，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则可以明确地分为几项：食物、居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确保了这几项，我们才能自由地应对人生的真正问题，去展望成功的前景。

人类不只创造了房子，还有衣服，并学会了烹煮食物。也许是无意中发现了火的温暖，人类便开始利用它，最初只是作为奢侈品，后来演化成现在取暖的必需品。

我们发现猫和狗也获得了同样的第二天性。适当的居所和衣物能让我们保持体温；但是如果穿得太多，住得太暖，燃料烧得太旺，外部温度就会大大超过自身体温，那岂不是在烘烤自己吗？

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他们一行人穿得严严实实，围坐在火堆旁，还不感觉热，而那远远观望的赤身裸体的野人却“被烘烤得大汗淋漓”，真是令他惊叹不已。

我们也曾听说，新荷兰人泰然自若的赤身裸行时，欧洲人却躲在衣服里瑟瑟发抖。野蛮人的粗硬与文明人的睿智难道就不能结合起来吗？

按李比希的说法，人体好比是炉子，而食物是燃料，使肺脏不断地内燃。天冷会吃得多，而天热会吃得较少。动物的热能源会缓慢内燃，如果燃烧得太快，就会导致



疾病或死亡；要是燃料不足或通风不畅，火焰就会熄灭。

生命的热力当然不能与火同日而语，我们的类比也就到此终结吧。因此，就上述而言，“动物的生命”与“动物的热能”似乎是同义表达：食物可被看作燃料，保持着我们体内的燃烧——燃料为人体提供食物，或从外部为人体增加体温——而居所和衣物则是要保持这些产生或吸收来的热能。

那么，我们身体最大的需求就是保暖，保持体内这生死攸关的热能。我们千辛万苦追求的，不只是食品、衣服和住所，还有床铺——我们的晚装。我们抢劫鸟巢，拔掉鸟的胸羽，来铺设我们的巢中之巢，犹如鼯鼠在洞穴尽头用草和叶铺设的地铺！

穷人常常抱怨世界太冷，不管是生理上的疾病还是社会上的疾病，我们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苦痛一并归结为寒冷。夏天，在某些地方，人们可能过的是天堂般的日子。

除了烹煮食物，人们不再需要任何燃料；太阳是他的火，许许多多的果实在阳光的照射下熟得通透。食物大体上说是丰富多样的，也很容易获取。衣服和住所完全、或半数是无要紧要的。而目前在这个国家，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只有少数几种工具就足以生活了：一把刀、一把斧头、一把铲子和一辆手推车，仅此而已。对于好学的人来说，再有一盏灯、一些文具和几本书就够了，这些也只属于次要用品，花不了几个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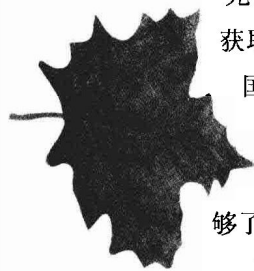
可某些不明智之人，偏要跑到地球的另一端，跑到那些野蛮的、不健康的地区做生意，一待就是二三十年，为的只是能在新英格兰温暖舒适地生活，再死去。这些奢华的富人们不仅温暖了，舒适了，还热得反常了，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他们在烘烤着自己，只是某种时髦的方式。

大部分奢侈品和所谓的安逸生活，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妨碍了人类的进步。

说到奢侈与安逸，智者往往比穷人过得还要简单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属于这类人，外在物质生活贫困不堪，而实际的精神世界却丰足无比。我们对他们知之不多，但只了解这些，也就非同寻常了。

近代的改革者和民族的恩人，也同样如此。只有站在我们所谓的安贫乐苦的有利境地，才能毫无偏颇地、明智地观察人类的生活。

无论是农业、商业、文学，还是艺术领域，奢侈生活的果实都是奢侈的。时下，只有哲学教授，却没有哲学家。不过哲学教授仍是值得钦佩的，毕竟他们的生



活曾经令人钦佩。

成为一位哲学家，除了要有敏锐的思想，建立一个学派外，还要热爱智慧，按照智慧的指示，过一种简朴、独立、宽宏而真挚的生活。

要解决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不仅要注重理论，也要注重实践。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是朝臣式的，而非帝王或英雄式的。

他们尽量使自己的生活会符合社会规则，与他们的父辈没有什么两样，绝不是高尚人类的先驱。可是人类为什么总在退化？是什么让家族灭亡？是什么样的奢侈本性促使民族衰亡呢？

我们能确定自己生活中就没有这些因素吗？哲学家总是生活在时代的前沿，即使他的外在生活也是如此。他不像同时代人那样吃饭、穿衣、住房、取暖。如果保持生命热能的方式不比别人高明，他怎能成为哲人呢？

人们用以上我提到的几种方式得到温暖后，接下来他会想要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类似的温暖，诸如更多更丰盛的食品，更大更辉煌的屋舍，更精美更华艳的衣服以及更充足更持久更热烈的火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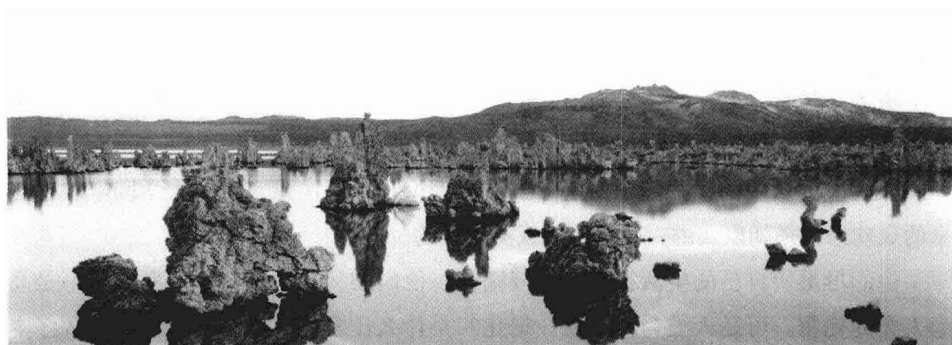
启航尔登

在得到了这些生活必需品后，他们就会转向别的需求，而不会固守这过多的累赘。那就是他要摆脱平庸生活的假期开始了，他要体验生活了。

泥土似乎是适合种子生长的，因为它向下扎入胚根后，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向上进发。

人类为什么要紧紧地扎根在土地上，不就是为了能与植物一样向天空伸展吗？高贵植物的价值由它们在天空和阳光中最终结成的果实来衡量，它们远离地面，卑微的蔬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就算是两年而生的蔬菜，也只是被培植到根部长好后，剪去顶端，让大部分人在花开时节都认不出它们。

我并不想给那些强健而勇毅的生灵指定什么准则，无论他们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他们会建造比最富有之人的宅邸还富丽的房屋，他们会比最富有的人更奢侈地挥霍，却不会令自己穷困。不知道这种人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像我们梦想的有这种人的话。我也不会对那些从现实中找到勇气与灵感，并对情人一般热烈地珍视它的人多说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自己属于这类人。对那些在任何情况



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我也无须赘言，不管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实际过得如何——但是，我的话是针对大多数心有不满、在可以改变命运时却无所事事地抱怨时运不济之人的。有些人，几乎对所有的事都拼命地大发牢骚，按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在履行职责。

我的头脑中还有一种人，这些人看起来富有，却是所有阶级中最为贫困的。他们虽然积攒了一些钱财，却不知如何利用它，或如何摆脱它，他们就这样用金银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镣铐。

若要我说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渴望过一种怎样的生活，那些了解一些情况的读者或许会感到惊奇，而那些不知情的人更会大为惊诧。我暗示出自己心里曾经拥有的几个梦想就足矣。

不管什么天气、什么时辰，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迫切地渴望改善当前的现状，并在手杖上刻上标记；渴望站在“过去”与“将来”的永恒交点——“现在”上，站在這條线上。有时我用语晦涩，请见谅，因为我的职业比大多数人多一些隐秘，我并非在刻意保密，而是我从事的行业特点使然。我很乐意把自己知道的都讲出来，我的门口也从没写过“禁止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过一只猎犬、一只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仍在寻找它们。我曾向许多游客描述过我丢失的这些东西的样子，描述它们的踪迹及叫声。我遇到过一两个人，曾经听到过猎犬的吠声、马儿的蹄声，甚至看到了斑鸠隐入云层的身影。他们似乎急于找到它们，好像是他们弄丢的。

要瞻睹的，不只是日出与晨曦，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大自然本身！有多少个清晨，寒冬和炎夏，邻居们都还没有忙碌起来，我就已经开始奔波了！毫无疑问，许多市民都曾见过我做完事回来，黎明时分赶往波士顿的农夫，动身去干活的樵夫，都碰到过我。事实上，太阳要升起来，我从来没有帮过什么大忙，然而毋庸置疑，此时唯一重要的事，仅仅是日出时有你在场。